

三年援藏路 一生西藏情

吴长远



开栏的话：

2024年是对口援藏工作实施三十周年，三十年来，无数援藏干部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西藏，为西藏的繁荣发展倾尽心力，与当地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，雪域高原处处传颂着感人的援藏故事。西藏日报格桑梅朵版今起推出“西藏，我的第二故乡——纪念对口援藏30周年”栏目，将动人的援藏故事分享给更多的人。

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像西藏这样令人魂牵梦萦。

转眼的工夫，从西藏回到山东已经一年多了。

一年多来，人还是恍恍惚惚，仿佛西藏并未远离。

每每与朋友交谈，话题兜兜转转，最后总会转到西藏；多少次梦里，梦到的都是西藏，西藏的山山水水、一草一木，西藏的同事朋友、一颦一笑……一切都是那么真实、亲切！

真不愿意从梦中醒来！

直到此时，才真正体会到，“三年援藏路，一生西藏情”绝非空话，西藏早已深入我们的骨髓里、融入我们的血液中，成为我们终生都不会忘记的经历。

如果说三年援藏是一种情怀，那么现在，西藏就是一种情结。

2019年7月1日，我告别家人，从地处黄海之滨的山东奔赴雪域高原，来到珠穆朗玛峰的故乡、雅鲁藏布江的源头——日喀则市，开始为期三年的医疗对口支援工作。

三年时间，说起来很长。

三年，一千多个日日夜夜，要在与家乡隔着八千里路云和月、平均海拔四千米的异域他乡度过，远离亲人的那份孤独如何消弭，对亲人的思念如何释放，又如何在对高原反应的同时把援藏工作做好，这是每个援藏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。

这种日子何时才能熬出头？当时想一想都觉得太过漫长，近乎遥遥无期。

然而，真正走下来，三年很短。

怀着“进藏为什么，在藏干什么，离藏留什么”的灵魂三问，秉持“艰苦不怕吃苦、缺氧不缺精神、海拔高境界更高”的精神，抱着“与其苦熬不如苦干”的人生态度，我们脚踏天路，砥砺前行，与西藏同胞一道，风风火火干事业，风雨无阻向前进。

脚下奔忙的人总觉岁月如梭，心怀事业的人更感光阴紧迫。

忙碌之中、转眼之间，当初离家时告别家人、泪洒征袍的情形还历历在目，离藏返乡的时刻就到了。

告别西藏的时候，正如三年前离家时的百般不舍。

想到即将离开工作和生活了三年的西藏，即将和朝夕相处的同事们、情同手足的朋友们告别，我们再也忍不住眼中的泪水。

西藏三年，是我人生中最难忘、最珍贵的岁月。

三年来，我曾迷茫过，惊恐过，孤独过，奋斗过，流泪过，欢笑过，但从来没有后悔过。

三年来，经过了高原的磨砺，我忽然有种顿悟人生的感觉，明白了人为什么而活着，什么重要，什么不重要，在艰苦的环境中，在身体的炼狱里，活着就已不易，还谈什么名利？这正是西藏被称为“心灵牧场”的关键所在。

三年来，我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抱负和人生价值。争取资金4000万元帮助日喀则市妇幼保健院建设了门诊综合楼，为医院争取了15个人编制，学科建设和诊疗水平跃上新台阶，妇幼保健院成为区内一流的“生命摇篮”；先后从山东调集两批16名精神卫生专家助力日喀则市建立了精神卫生防治体系；创立“鲁藏一家亲·共圆健康梦”齐鲁医疗高原行品牌，筹集资金1000多万元，连续三年开展活动，累计救治各类疾病患者1700余人，其中132名

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祛除了“心病”，获得了“新生”。想做的都做了，该干的都干了。每每想起这些，就觉得心里特别踏实，经历分外厚实，人生格外充实。人活一世，有什么比干事创业更有价值的呢？还有什么比投身雪域、奉献高原、建功边疆更有意义的呢？

三年来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西藏这片土地上独有的文化魅力。那雄伟的布达拉宫、那人流如织的大昭寺、那金碧辉煌的扎什伦布寺、那有着“第二敦煌”之称的萨迦寺、那充满神秘色彩的古格王朝遗址、那绚丽多姿的拉孜堆谐、气势如虹的迥巴藏戏、龙腾虎跃的乃龙甲谐……无不令人肃然起敬，彻底颠覆了我原先对西藏的印象，这里并非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，这里拥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，是中华民族文化百花园里的一块独有的瑰宝。

三年来，我利用闲暇时间四处行走，走过了万水千山，领略了大美风光，感受到了“眼睛的天堂”的神奇魅力。那举世闻名的珠穆朗玛峰，那浩浩荡荡的雅鲁藏布江，那空旷孤寂的羌塘无人区，那灿若明珠的纳木错，那宛如仙境的陈塘，那有着“莲花圣境”之称的墨脱……处处都留下了我深深的足迹，不仅加深了我对西藏的了解，也加重了我对这片神圣国土的热爱之情。

爱之情。

三年来，我们在雪域高原提升了境界，磨炼了意志，增长了才干，收获了友情。能够亲身经历、参与到西藏稳定、发展、生态、强边四件大事中，我们感到无比幸运和自豪，对“国之大者”“治国必治边、治边先稳藏”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。没有人天生就是坚强的，我们在与高反的斗争中，磨炼了意志，延展了韧性，增长了本领。

三年来，我们始终与当地干部群众站在一起，想在一起、干在一起，工作中密切配合、团结协作，生活中心心相印、相互照顾，结下了亲如手足、血浓于水的兄弟情、民族情。

“海拔三千八，这里是我家，美丽的日喀则，我为你牵挂……”这是我们援藏人不朽的“战歌”，也是我们永远的心声。

这种情感，只有援过藏的人才懂、才会刻骨铭心。

这种情感将伴随我们一生，直到终老，西藏将永远珍藏在我们心中，无论我们走到哪里，魂里梦里都是她的身影。

三年援藏路，一生西藏情。

西藏，我们一朝结缘，便是永远；

西藏，我们不说分离，来日再见。

（作者系山东第九批援藏干部）

紫外线

成边夫妻

舒成坤

你们巡逻在祖国边疆
风雪重塑你们的模样
边关的冷月照着山岗
一脸热血洒在界桩旁

啊，成边夫妻
你们书写忠诚
不在花前月下
也有爱在飞翔

告别故乡一起守边防
女子的心贴在他心上
情比金坚闪烁着光芒
她给他添了爱的衣裳

啊，成边夫妻
你们为爱追随
用了一生时光
抚摸爱的诗行

好兄弟，西洛

辛克竹



晨晖万丈

汤青摄

难忘西藏，难忘三年朝夕相处的藏汉兄弟情，而最难忘的还是我的好兄弟西洛。事实上，在援藏期间，我就专门写过一篇有关西洛的文章，题目就叫《西洛其人》。回想起我和西洛的兄弟情谊，便由不得要提起笔来，再叙我与西洛的故事。

西洛近一米八的个头，黑黑的、瘦瘦的，脸上总是架一副茶色近视镜。而眼镜的后面则是一双善良的眼睛，虽然不大，却充满智慧和幽默。记得第一次见面时，他朝我嘿嘿一笑，自我介绍说：我叫西洛，愿意的话，你可以叫我西大洛。那时，我便认识了西洛。直告告诉我，西洛是一个有趣且有故事的人。

西洛时任日喀则市委办公室主任，是全市为数不多的大知识分子，对藏族民俗颇有研究，而每当我夸赞他知识渊博时，他却严肃地说，你才是大知识分子呢！好似受到多大委屈似的。然后我俩便是一阵会心的大笑。

多年前木茜跟我讲，她要写一本以烟台首批进藏兵为题材的纪实性文学。说实话，我当时没有给她太多的鼓励，反而还说了些困难。因为我知道写纪实文学并不容易，更何况，她要写这样普普通通的没有大起大落的人物，这在今天以吸引眼球为目的的媒体环境中，肯定是吃力不讨好的。但她没有因为现实困难和挑战而退缩，满怀热情地开始了漫长细致的采访，进行艰辛的写作活动、不断采访、收集第一手资料，反复修改、完善文稿，历经七年终于完成了书稿。她坚守的态度和执着的精神，令我非常感动。

从书稿中可以看出，她下了很大功夫，内容涉及面广，细节丰富而感人。首先是涉及面广，虽然全书是以江海、高明强、梁全军、张彩模、刘玉平等几个主要人物为主，但还是讲述了其他众多的西藏兵的故事。我粗略估计，书中有名有姓、给予了详述的人物不下二十

据西洛说，他的全名叫西洛·石达，西洛是死而复生的意思，石达则有祛病消灾的寓意，颇类似于汉族男儿的“小石头”“拴柱”“狗剩”的名字。父母为他起这个名字，蕴含孩子好养活，也有为孩子祈福之意。

不知为什么，西洛很少提及他的父亲，倒是时常将母亲挂在嘴边。每每提到母亲，西洛的脸上便洋溢着幸福。西洛小时候家中贫穷，生活窘迫。尽管如此，母亲仍坚持让西洛读书，6岁那年，母亲将西洛送去了一家私人学堂读书。

西洛读书用功，从小学到大学，都是班里的尖子生，深受老师喜爱。他于西藏师范学院毕业后，便来到当时的日喀则县做起了教书先生。

西洛读书用功，教书更不含糊，对学生既严格要求，又关爱有加。而对那些调皮捣蛋、逃避作业的现象则从不心慈手软，罚读一百遍，罚写一百遍，最后又坏笑着扔给受罚学生一句话：“你这个西洛！”

西洛的眼睛容不得沙子，对那些看不惯、有违道义的事情，经常要理论一番，理论不到，还要告状，到头来把自己“告”到了一所偏僻的乡村小学，做了一名汉语老师，同时还兼任着区委（相当于乡党委）的秘书。可有趣的是，这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秘书，乡里的大小事不沾边，唯独到了年尾岁首的时候，要为区里写总结，作来年计划。一篇锦绣文章摆到桌上，可谓神来之笔，就不得不让区领导们刮目相看了。

西藏军人，“大写的人”

——评长篇报告文学《爱在山海间》

袁山山

书香西藏

读完木茜发来的长篇报告文学《爱在山海间》后，心里充满了感动。她犹如冬日里的阳光，让我感到明亮又温暖。

在今天这样一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，作为一名作家能够静下心来写这样一本书，讲述这样一群几乎被人遗忘的老军人，不能不让人感佩万千，我想，这是源于爱吧；既有对家乡烟台的爱，也有对遥远的第二故乡西藏的爱，还有对戍边卫国的边关将士的爱，对后者的爱更深、更浓。

西藏具有这样的魅力，西藏军人更具有这样的魅力。在这本书里，女作家讲述了一批八十年代来自胶东烟台的青年，怀着保卫祖国的崇高愿望，怀着对那身军装的无限向往，成为首批进藏兵，勇敢走进了雪域高原，慷慨地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，在高原上留下了他们坚实的足迹。读罢，一股淳朴的气息和向光生长的力量扑面而来，让人愉悦且舒畅。

我认识木茜已经二十多年了。大约是20世纪九十年代末，她给我所在

的《西南军事文学》投来一篇散文，写她作为一名西藏军人的家属，进藏探亲的经历。那时她的笔名叫雪娃，是个年轻的文学爱好者。彼时我已进藏数次，对于她的经历和情感，很有共鸣，于是编辑刊发了。之后她又写过一些。从文章里能感觉到，她对西藏的感情越来越深。

多年前木茜跟我讲，她要写一本以烟台首批进藏兵为题材的纪实性文学。说实话，我当时没有给她太多的鼓励，反而还说了些困难。因为我知道写纪实文学并不容易，更何况，她要写这样普普通通的没有大起大落的人物，这在今天以吸引眼球为目的的媒体环境中，肯定是吃力不讨好的。但她没有因为现实困难和挑战而退缩，满怀热情地开始了漫长细致的采访，进行艰辛的写作活动、不断采访、收集第一手资料，反复修改、完善文稿，历经七年终于完成了书稿。她坚守的态度和执着的精神，令我非常感动。

从书稿中可以看出，她下了很大功夫，内容涉及面广，细节丰富而感人。首先是涉及面广，虽然全书是以江海、高明强、梁全军、张彩模、刘玉平等几个主要人物为主，但还是讲述了其他众多的西藏兵的故事。我粗略估计，书中有名有姓、给予了详述的人物不下二十

位。无论是普通士兵，还是后来成为军官的，也无论是军人，还是军人家属，在她的笔下集合起了从胶东到高原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。

为了与这支队伍相称，作者的叙述语言真实质朴，没有一点儿夸大粉饰和渲染。真实丰富的感人细节，比比皆是。有些情节是根本虚构不出来的。比如一个年纪很小的兵，仅仅因为害怕孤独，就偷偷跟着一批老乡到了西藏部队。最后上级不得已，将他已经分在内地部队的档案调入西藏，命运由此而改写。再比如一个普通士兵，明明考上了军校，却因为别人的工作失职，没能到校报到。但无论经历了什么，他们都始终坚守着，奉献着。

我读书稿的时候，眼前经常浮现出那里的山，那里的水，那里的一草一木。因为写到的部队，我是去过的。当我看到一个战士在施工中负了伤，要送往医院时，眼前就浮现出那个医院的样子。护送伤员的车偏偏在半路上了，两个战友就轮流背着他，为了抢时间，艰难爬山路。医院在一个高高的山坡上，我空手走上去都大喘气，他却背着伤员小跑，他们将伤员及时送到了医院，救回了一条命。这样的经历，无论对伤者还是他的战友，都是刻骨铭心的。

书中有很多这样的细节，这样的故事。这些雪域高原上的点点滴滴，鲜活展示了这批烟台兵在西藏坚守、在西藏奉献，把青春年华献给西藏的蓝天。

故事的时间背景，是以20世纪八十年代为主的。那时候的西藏条件还很艰苦，环境更为恶劣，即使是农村兵，进入西藏也需要克服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，要忍受寒冷、忍受孤独，尤其是高原反应，梁全军、高明强、张彩模等人身上，都曾体验过，也是每一个走进西藏的内地人都要面对的。

在我进藏的经历中，我也曾经历过很多苦难，数次因高原反应而备受折磨、头痛、呕吐，乃至被迫去住院。尤其是年纪大了以后，夜里无法入睡，常常因缺氧被憋醒。在暗夜里我对自己说，走上这片神奇的土地，这是应该要承受的。

文末令我感动的是，这批老兵已经把艰苦和困难当成财富，他们对部队初心依旧，对西藏只有热爱和依恋。

作者用《爱在山海间》做书的题目，令我再次想到了西藏的群山，想到大海，想到了中国疆域博大浩瀚的图景，也令我从情感层面上想到了爱。书名从精神层面诠释了什么是辽阔：即他们走进西藏，青春的热血在雪域高原上沸腾、燃烧、升华，他们伤痕累累又满血复活，沧桑历尽又朝气蓬勃，拥有了海的宽广和山的坚韧，最终爱上了这片土地，在西藏成长为一个大写的人：西藏军人。

高山大海终将成为老兵生命中最深的年轮。

向他们致敬！

（作者系山东青岛市第一批援藏干部）

